餘師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餘師錄

王正德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書同一版本墨海在前故據以排印

餘師錄提要

餘師錄四卷。宋王正德撰。正德宋史無傳。其爵里皆未詳。此書前有自序。稱紹熙四年。則光宗時人也。其書輯前代論文之語。自北齊下迄于宋。雖習見者較多。而當時遺緒。今不盡傳者。亦往往而在。宋人論文。多區分門戶。務爲溢美溢惡之辭。是錄采集衆說。不參論斷。而去取之間。頗爲不苟。尤足尚也。徵引時有小誤。蓋傳寫之訛。序稱疲于酬答。錄此以代口述。故時代先後。略不銓次。此書宋志不著錄。亦久無傳本。惟載於永樂大典中。首尾雖完具。而不分卷數。今約略篇葉。定爲四卷。各考其譌缺。注于句下。序次則仍其舊云。

餘師錄原序

余不肖。無所用於世。承先人緒業。懼弗克負荷。故於斯文竊有志焉。早從當世大君子遊。走天下幾半。窮困來歸。獨坐牆根。曝晴景翻故書以娛日。或以其虛名來問爲文正法。余舊學荒落。口塞不得對。慨念前輩論文章利病甚具。散在方册。時舉一二以告之。久輒忘去。問者繼屨。老嬾疲於酬應。而僕僕尋檢。又不可以應猝。因記憶平時所誦。令兒輩抄錄以遺。或者使歸而求之有餘師。因題曰餘師錄。若夫歲月之後先。字畫之謬誤。彼此之是非。名稱之不倫。皆不復次第推擇。觀者以意求之。余之志也。紹熙四年冬至日。海陵王正德引。

餘師錄卷一

宋　王正德撰

陳后山

陳后山送邢居實序云。始吾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枝葉頗具。所成就如何爾。生可不勉乎。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illegible]聞。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如脫擊耳。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矣。求其為元璧彝鼎。其可得乎。昔者孔子謂闕黨童子。非求益。乃欲速者也。坐則居位。行則先人。其[illegible]矣。而闕黨童子。後無聞焉。子韓子謂張童子曰。長與少異。有成人之禮焉。童子之所學。不足尚之。宜息其已學。而勤其未學可也。童子以數歲通二經。則奇矣。使四五十而不加。又何奇。而張童子後無傳焉。吾年如邢生時。見子曾子於江漢之間。獻其說餘十萬言。高自譽道。子曾子不以為狂。而報書曰。持之以厚。吾之不失身。子曾子之賜也。吾以為三君子之言可法。

答江端禮書云。學始于身而成于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為小。小以為大。簡而不約。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廣之以學。斯至矣。

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而老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也。豫章以爲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未已也。

答晁深之書。士之好爲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有所不足於師。而莫之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刳其心以求于師。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以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士方盛時。氣血動於內。容色佻於外。得之則感。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窒而撓之不濁。牛馬汚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爲之也。

章善序云。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僞。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

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爾。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耳。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駾。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

而下無取焉。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子荀卿。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孫莘老喜論文。謂退之平淮西碑敍如書。銘如詩。秦少游謂退之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辰清潤。北嶽醫閭。鬼神受職。曾子固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耦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變。而不脫唐末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巧對爲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公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敍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魏文帝曰。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衞。子桓不足以及此。其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云。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助詩。恐致遠則泥。想生自追之琢之。離此語病也。

章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鮑昭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皇甫湜

皇甫湜諭業云。燕公之文。如樑木楠枝。締造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鐘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元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咨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罍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肌體不充。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雲漢。長松怪石。傾倒溪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建。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魄。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戒。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氣勢雄敞。廊廡廩廐。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飄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寡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材力偕鮮。譬然高遠。故友沈諮議之文。則如隼擊鷹厲。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光揚藻。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芟絕景。作韓文公銘文云。先生之作。無員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歐邪祇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崖。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凌厲。怪發鯨鏗。春麗震燿。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出神入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自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

功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號猿貫蝨。徹札飲羽。必非一歲之決拾。仰而出魚。理心順氣。必非容易之搏拊。淺鬪庸種。無嘉苗類。絢疎織無良帛。夫欲利其獲。不若優其爲獲之方。若欲顯其能。

不若優其爲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己。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趨趄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於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名利之場。我則冠履於文史之囿。道寢而後進。業勤而後索。以其勞於彼。曷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曷若齋於家。鮪可薦也。不慮網罟之不逢。橘可貢也。不慮包匭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厲出人之器。戰橫行之陣。安得不振橫行之略。書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體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覃其理。毀其微。賦物而窮其致。詠歌者極性情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觸類而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

蘇明允

蘇明允上歐公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成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與孫叔靜書云。所示文字。已細觀。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爲正。此時文之病。凡作論。但欲意立而理明。不必兌事應副。誠未之思爾。

類要序云。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祕閣讀書。遂膺召命。入翰林爲學士。眞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卽皇帝位。是爲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爲任。所爲賦頌銘碑制詔册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眞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蓄福應。推功德。修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爲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皆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爲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迺知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爲可傳也。

曾子固

曾子固作蘇明允哀詞云。爲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雋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逸事云。陳后山初攜文卷。見南豐先生。先生覽之。問曰。曾讀史記否。后山對曰。自幼年卽讀之矣。南豐曰。不然。要當且置它書。熟讀史記三兩年爾。后山如南豐之言讀之。後再以文卷見南豐。南豐曰。如是足也。作王容季文集敍云。敍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候星氣。揆民物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歷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而益備也。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職。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爲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敍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邱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

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韓孟之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又作王子直文集序云。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歲。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尙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摩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

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瓌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

作王平甫文集序云。王平甫既歿。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余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唐漢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

宋景文

宋景文答許判官書云。近文一編。研覽數日。足下以韓氏爲歸。善矣。退之介孟而追孔者也。凡文章於論著應用有二體。所謂論著者。必貫穿質正。分明是非。拾前人所遺以寫後覺。非如應用一時。綴取古人語句苟而成也。足下既曰論著。願精思之。無令有遺恨。則韓之徒矣。

晁補之

晁補之序變離騷。謂宋玉親原子弟。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謂上林子虛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然猶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云。謂李夫人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謂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然植文於魏諸子中特出。而植好古。自漢而上。遺文皆一一規模之。九愁九詠倣楚詞者也。然已繁促。嗚呼。離騷自此益變矣。謂王粲詩有古風。登樓之作。去楚詞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潘岳陸機。閒居懷舊衆作。晉之文上不逮漢。而下愧唐。陸雲與兄機。自吳入晉。張華一見大賞之。然華文亦謝漢唐。未足稱於後來也。陸雲九愍之作。蓋倣九辯而下。思而不貳。差近楚詞。非若機之歎逝。止愛生而悲死。文賦止翰墨事而已。舍曰體弱。則其義亦可取也。謂晉宋而下。文益破碎。而鮑昭以詩鳴。長於雜興。渾厚近古。蓋五言始於蘇李。而成於昭。蕪城之作。不愧其詩。故獨出宋世。又以劉湛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者。謂江淹用寡而文麗。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驟云。謂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詞也。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年。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元結振奇。自成一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聲。不諧於里耳。而可尋玩。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賦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如畫者謹形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序續楚詞云。息夫躬絕命詞甚高。謂韓

愈博極羣書奇辭奧旨。如取諸室中。以其涉博故能約。而爲十操。夫孔子於三百篇。皆絃歌之操。亦絃歌之詞也。愈操詞。取與幽眇。怨而不言。最近離騷。離騷本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亡。操與詩賦同出而異名。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爲離騷者。惟約故近之。十操取其四。以近楚詞也。又云。文者氣之形。太史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遊。故其文章疎蕩。頗有奇氣。然未嘗役意學爲如此之文也。氣充乎其中。而動乎其言也。譬顏魯公性忠烈。故雖字書亦剛勁。類其爲人。皆未可求之筆墨蹊逕間也。

補之見鮮于大夫侁于汶上。大夫曰。文辭欲平不欲怒。如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而後人因云。挽北斗兮勺桂漿。又云。北斗勺美酒。此皆其平者也。用北斗以勺蓋夸矣。又張之則怒。至有云。上天揭取北斗柄。則怒且竭矣。此大夫修辭之意也。

張嶰

張嶰序管子云。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晁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爾。凡漢書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白心心術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

劉跂

劉跂與孫秀才書云。辭章之變。隨世損益。故前人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峻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

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劉禹錫

劉禹錫序柳子厚文云。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庞而士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柳子厚其望而敬者歟。子厚之喪。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又云。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絪縕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宏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讋。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讋。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高常侍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

漢廷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宏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宏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詞標文苑。徵。元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謹。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

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飭牛者。異矣。

柳子厚

柳子厚謂列子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謂文子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牴而不合。（案叉字原本作又。蓋因字形相近而誤。今據柳集辨文子篇改正。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謂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葆其書尤甚。晚迺益出七術。怪繆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

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者爲美。餘無可者。

答楊京兆書。謂世之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

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庶幾鑛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爾。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

讀國語云。子病其文勝而言龐。好奸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服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

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梢騄驦何可當也。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

與嚴厚輿書云。吾子文甚暢達。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而行。大都舍是又奚師歟。謀於知道而考諸古師不乏矣。

與袁秀才書云。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氏。此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切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焉爾。久則蔚焉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

才計不過如此。

答杜溫夫書云。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生。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詳思之則一益也。

作西漢文類序云。商周之前。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宏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祖訖哀平。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班固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册。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

作楊評事集序云。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原。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商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者也。茲二者。考其旨意。乖離不合。秉筆之士。常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述作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隽。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餘師錄卷二

韓退之

韓退之答劉嚴夫書云。案昌黎集。作劉正夫。樊汝霖註云。正夫或作嚴夫。字子耕。給事劉伯芻之子。元和十年登第。今作嚴疑誤。或謂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俱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矣。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

送陳彤序云。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

作孟郊墓銘云。其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鈎章棘句。搯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採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

作柳宗元墓銘云。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雋傑廉悍。論議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

作樊紹述墓銘云。愈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習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志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又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涵地負。放恣縱橫。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蹟。

作進平淮西碑文表云。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辯博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商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元鳥長發。歸美商宗。清廟臣工。大小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迹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

送王塤序云。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

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莫傳。惟太史公著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仁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至。終莫得而止焉。（案今本呂黎集作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謹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黃魯直

黃魯直與洪駒父書云。如甥才氣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然忠信孝友。是此物之根本。極須加意涵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也。

又云。學詩工夫。以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可勤讀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彫琢。

與徐師川書云。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迺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

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之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

與王立之書云。劉勰文心雕龍。劉子元史通二書。所論雖未極高。然譏評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

又云。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美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於前輩中擅場耳。

又云。思義理則欲精。知古今則欲博。學文則觀古人之規模。孔子曰。觚不觚。觚哉。

又云。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絕一世。欲作錦。必得錦機。乃成錦耳。

答曹荀龍書云。讀書勿求多。要須貫穿。使義理融暢。下筆時庶不塞吃也。

與趙伯充書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亦如書字。須要以鍾王爲法耳。

答洪駒父書云。凡爲文。須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每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在短處在好罵。切勿襲其軌也。

又云。治經欲鈎其深。觀史欲會其事。二者皆須精熟。涉獵而已。無此功也。

又云。文章以理爲主。

答王雲書云。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

答王周彥書云。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潛公初謂不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二公遂捨舊而圖新。其初改轅易轍。如枯絃敝軫。雖成聲而疎闊跌宕。不滿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如足下之作。深之以經術之義味。宏之以史氏之品藻。合之以作者之規模。不但使兩川之豪士拱手也。

答王觀復書云。新詩與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辭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案梁書劉勰本傳。作東莞莒人。此作南陽。未詳所本。）常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巧。（言徵實而難巧。此乃謂爲文之則。意翻空而易奇。言不能足志。此引之失其大旨。何焯嘗譏其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要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

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萎薾。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又云。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爲佳作耳。

與何靜翁書云。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不隨世俗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文章之法度。蓋當如是。以足下所已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深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然江出汶山。（案汶山今岷山。山下經注出汶郡之西南。通蜀郡。史記夏本紀。汶嶓既藝。今蜀中猶和汶川也。韻會云。岷通作汶。六書故別作崏嶓峨。）水力才能汎觴。至於併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識。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爲德也。

又云。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以爲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說不疑也。

又云。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學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才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關係。可以爲法戒。

又云。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又云。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敍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蘇子由云。詩人歌咏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事。極於此矣。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脅。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雅頌。何其陋也。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敍云。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必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卑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剗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其深有功於道歟。

陳長文

陳長文步里客談云張思叔繹云王介甫虎圖詩只說一箇似字老杜只一句道盡臨軒忽覺無丹青余嘗疑三品論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諢語滿場皆笑此語豈再出耶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勢董晉行狀書回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之乎也者下皆未當其誣退之多矣

范蔚宗黃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叔度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卽馮衍馬援勝蓋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諸人文字作皮草爾

東坡志林云昔無文章只歸去來辭一篇唐無文章只盤谷序一篇嘗欲倣盤谷序一篇文字竟不能成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必欲執一時之迹以爲定體乃欲繫風搏影也蘇公恐不如此

羅池廟碑古本以涉有新船爲步有新船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作秋鶴與飛歐陽永叔以步有新船爲是而秋鶴與飛爲不然說者以是爲歐韓文字之分蓋篤論也

陳無己詩云蓉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國風烟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鎭夜深景致恐蓉思殿不如是也李白畫像詩曰醉色欲盡玉色起分明倘帶金井水烏紗白紵眞天人不用更著山嵓裏眞奇語也至言平生潦倒向邱壑禁省不識將軍尊則與東坡所謂平生不識高

將軍手澆吾足乃敢嘆不侔矣。

柳子厚先友記。迺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若貞符及雅。則以盤誥詩人之文爲祖矣。

退之進學解云。沈浸醲郁。案醲郁。今本韓文作醲郁。此作醲字。蓋據魏仲擧五百家注本所載。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退之作文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是亦學文術也。

或曰。東坡作富鄭公神道碑銘。學商頌。溫公神道碑銘。學魯頌。此論近之。

蘇子由代兄作趙閱道神道碑云。臣嘗逮事仁宗皇帝。未嘗觀也。萬世無不見。未嘗爲也。萬世無不舉。子瞻笑曰。尙答制科策耶。

老杜作詩。筆力可方太史公。如郭元振故宅等詩。便是與之作傳。如桃竹杖引。一種文章。則又未易髣髴也。

退之倣玉川子月蝕詩。乃刪盧仝尸語耳。非倣玉川也。韓雖法度森嚴。便無盧仝豪放之氣。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爲漢患者。

賈誼鵩賦。文章源流。自檀弓來。案此條不其可解。疑有脫文誤字。

古人作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處不鳴蟬。

則眞不倫矣。

劉器之

劉器之謂馬永卿云。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尙少也。又齊景公與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方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有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卻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譬如積水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汩汩。直至于海。其源深矣。若夫潢潦之水。乍盈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也。

又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而漢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案唐山歌，在樂府日誠多高古，然與三百篇，豈可同日而語。宇評竹竿載馳方之陋矣，論似過當。）

又云。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詞簡。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必欲多則文冗而不足讀。必欲簡則僻澀令人不喜。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載卓氏如此而已。而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謂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

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如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而反以爲工何哉。

沈括

沈括云。穆修張景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犬以死。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自謂之工。傳之至今。

張芸叟

張芸叟嘗語諸子曰。孔安國序書。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卽今素問與靈樞經十八篇是也（案素問靈樞其書雖古。亦非黃帝之本文。芸叟謂卽古三墳。未免臆說。）學者以爲醫書。而不講。何淺繆哉。夫是書也。窮天地之原。總五行之變。指性命之根柢。識鬼神之情狀。近可以養一身。遠可以治天下。小可以祛疾病。大可以致神仙。大易相爲表裏。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夫爲學而不知墳典。是猶好高而不登山。好水而不臨海。好樂而不聞英蕩韶濩。終蔽土也。

關中前輩。有段延齡者。始見於皇祐嘉祐間。與姚嗣宗游。爲文法歐陽永叔。氣格範模。似是深切。好事者有所不能辨。其言汪洋浩博。從容瀏亮。斂而蓄之。不可測其深。決而放之。不可窮其遠。若春夏之敷華。秋冬之閉藏。時亦有頓挫拂鬱。裂眦衝冠。不平之氣。大抵撫取唐人之精華。集而爲己用。余嘗患學者空言而屈行。事漢之諸儒。若董仲舒賈誼。皆一時之冠。仲舒專經術。賈誼諳世務。誼所陳之策。當時大臣指以

爲疎闊。歷千七百年。今實行其事。享其利。若合符契。然中間非無佼傑之才。案佼傑原本誤作皎皎。今改正。譸譸之口。與駕虛說而惑世者。良有間矣。唐末有劉蛻者。勵志爲文。非齋戒祓除。未嘗落筆。多至十數言。歎世之人莫我知。藏之櫝中。埋之地下。號曰文塚。今段君之文。幸不在土中。又不傳於世人。胡不鑿終南山之石。錮以北山之鐵。以待後人之知者哉。

劉都官。其先會稽人。詩僅百篇。古歷相參。明著者較然可見。含思者求之愈深。悽切則不可復觀。平淡則幾於無味。至於華藻組繡。豪肆放蕩。衆體具備。而卒歸於雅正。醒醉沐浴於山水間。與种太質輩爲詩酒友。眞所謂五陵之豪客也。

世謂樂天之文。閑和夷暢。任其自然。當其立意命辭。必得之容易。予今再見樂天藁草。雖四句詩。必加塗抹。有至十數字者何也。豈其良玉必加彫琢。大匠不敢廢斤斧耶。不然。魁紀公應是一揮而成。文不加點也

本朝自明道景祐間。始以文學相高。故子瞻師魯兄弟。歐陽永叔。梅聖俞爲文。皆宗主六經。發爲文采。脫去晚唐五代氣格。直造退之子厚之閫奧。故能渾灝包含。莫測涯涘。見者皆晃耀耳目。天下學者爭相矜尙。謂之古文。皆以不識其人。不習其文爲深恥。乃不知君子之言。本來如此也。今執筆之士。雖名家自負。亦繫當時諸公爲之倡率楷模。風流漸漬之所成。故相距七八十年。長老之人。皆能傳誦以教人。其爲澤也厚哉。今筆跡粲然。腑肺傾倒於師魯至矣。予得以終日反復於衡茅環堵之中。有如促膝坐談揖讓之

不暇。借使諸公皆無恙。又安得比肩接袂踵門而過我哉。其爲觀也盛矣。嗚呼。孟軻尙友。所恨者殊時。楚子用賢。實取於他國。倘使九原之可作。何居十世之猶存。筆札在前。嘆息何已。

予之先人大夫君。植性勤強。孜孜好學。接物之外。手不舍卷。每見子弟惰游。必切責之。且曰。我老尙如此。在汝等方學爲人。顧已優游虛過日月。汝不見市井百工之爲乎。先鷄而起。四體不貸。其勞如此者。終歲猶不能逃饑凍。汝將學聖人事業。志圖富貴。而苟簡暇日。天豈汝假耶。

退之詩。惟終園二十一詠爲最工。語不過二十字。而意思含蓄。過於數千百言者。至爲石鼓歌。極其致思。凡累數百言。曾不得鼓之髣髴。豈其注意造作。求以過人。與夫不假琢磨。得之自然者。遂有間邪。由是觀之。凡人爲文。言約而事該。文省而旨遠者爲佳。

司馬遷年二十。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過梁楚。西使巴蜀。天下靡所不至。晚年方敢論次前世。著書成文。天文地理。古今治忽。無所不總。故學者居一室之內。守簡策。膠舊聞。任獨以決天下事。鮮有不謬者。

司空圖

司空圖題柳柳州集云。金之精麗。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觀文人爲之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尙。所尙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

其驅駕氣勢若掀霈抉電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淵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寺碑贊（案李白集無寺碑贊惟化成寺大鐘銘依七言體類歌詩寺碑贊三字當是寺鐘銘之誤）宏拔清厲乃其歌詩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文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無或偏說以蓋全功

孔毅甫

孔毅甫雜說云唐房元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家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歷善於著術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全以爲史之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傳載題驢謝馬事乃知晉史尤記有自來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敍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序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故謂固不如遷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納弈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事文煩矣觀魏志管寧傳注胡昭脫晉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爲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

爲長嘆息也。晉書隱逸夏侯仲御傳。史臣欲效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窘。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爲可笑也。計遇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義之之後失次矣。

李泰伯

李泰伯答李覯書云。來書謂孔子之後。有孟荀揚王韓柳。國朝柳如京王黃州孫丁（案孫丁疑孫何丁謂。宋史孫何傳。十歲識音韻。十五善屬文。在貢籍中未有聲。丁謂亟名。時號號爲孫丁。見七。原本作十歲誤。）張晦之及今范歐陽。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爲奮士壤築太山。欲登於前賢之闕而問其何如。足下年少初仕。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從寞寂之道。此非今人之心。古人之心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苟取之以明。守之以誠。尙可爲聖人之徒。矧曰前賢之闕哉。然謂之賢者。豈非所論列十數公乎。足下欲以爲法。當考其所爲工拙。不宜但徇其名也。孟氏荀揚醇疵之說。聞之舊矣。不可復輕重。文中子之書已泯絕。唯中說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義。往往有奇奧處。而陷在虛夸庳脆之間。隋書無本傳。又不得案其行事。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廟。天下之物。苟其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州圍。功德卓犖在聽聞者。不可揜（疑）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之琦於正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爲善士。於朝近者如京光倡古道。以志氣聞。黃州學而未之得。然其人謂謂有風標。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而貽天下之禍。爲吾徒羞。晦之之辭不奇。諸所著文。未足可嘉。至於議論。則識精才健。無遠不到。若洪範王霸篇。龍絡天人。錘鍛古今。雖子厚好爲論。尙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疎俊。得罪於世。故立身不可不謹。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惡名。雖欲

自新而死期至矣。范公歐陽。蓋爲賈誼劉向之事業。窮高致遠。未暑易也。足下以愚言爲不妄。則可法與否。昭昭然矣。

作延平集序云。世俗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噫。孔子誠不用矣。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爲典謨訓誥哉。成王周公時。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爲雅頌哉。心之志。志之言。言之文。若凍餒然。孰謂得志而不衣食哉。用之大。其言者愈大。虞書之歷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貢九州。周人之職三百六十官。不已大乎。今之君子固多靳儒。至於布衣閭巷。尙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顏閔氏時。夫子在。蓋無可復言。非爲有德行不著書也。游夏之徒不在德行科。亦不措一辭。子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此說以自慰耳。

作陳公燮字序云。夫子多能鄙事。以博弈爲賢乎已。詞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有用。幸愈乎博弈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韻矣。繫辭首章對矣。使今世爲之。將以聲律坐矣。禮有本末。用有先後。本末副焉。固醇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略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大下之人。汰哉。見人一動作。一笑語。衣冠裳履之間。則斷夫賢不肖。張曰大言。以不恤強禦爲烈。此今人之蔽也。道之不行。蓋儒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錮黨。使典章淪陷。人士闔戶。到今恨之。豈唯在上者之過有由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無霸。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

餘師錄卷三

顏之推

顏之推家訓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敍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誦。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庭。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collapse。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崒。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瑀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元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

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訥（力正反）癡符。近在幷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擊（上音竅。相呼誘也。下音譬。）邢魏諸公。衆共嘲弄。戲相讚說。便擊牛釀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愼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自古執筆爲文章。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爾。但使不失體裁。辭義可觀。便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衞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爾。袁亮以勝老子。（袁亮今本作桓譚。）案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嘆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翅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蔓。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雪。不可凋悴。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塡阬岸也。文章當以理致。必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窮鄙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太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案易見事以下。原本脫去。今據家訓添入。）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嘗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譚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案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書亦云。邑號朝歌。墨翟迴車。今作顏淵。蓋據論語。及考讖。）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是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霾詩云。飆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霾又飆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

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柏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謹。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霖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倏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顯作其父銘曰。非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猶歔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歎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謹敍百揆。姊誄云。倪天之妹。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敍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叔孫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云。詩云。有鶉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鶉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鄭元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鷷鷷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雌雄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鏁（上音狠下音當）。銀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李朴

李朴送徐行中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翺皇甫湜。最下者爲元眞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乏韶濩。翺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夢得俊逸麗縟。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縣崖峭壑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譎。至退之而後淳祥溫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何則。文章者。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故愚者終身而不得。智者得其幽微之思。勇者得其果敢之氣。辨者得其玲瓏之聲。巧者得其藻繪之容。是數者雖能得而不能盡。然猶足以取高於

斯世。蓋必有兼是數者之才。而後得其純全中正之氣。經緯五藏。雕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神之奇怪。小而歌詠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隨時抑揚。爲歌頌譏刺之音。以舒發其懽愉愁嘆塡鬱之志。而始終出入於仁義。爲禹稷之謨。伊周之訓。箕子之疇。伏羲之易。孔子之春秋。而天地之縕始盡矣

書柳子厚集云。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辨論語下篇尤害道。論天地陰陽猶果蓏草木不能賞功罰罪。雖談諧之詞。施於仁義教化。其蠹膚蝕至若傳河間李赤事。以譏切當世。屬意明白。而卒身自蹈其弊。豈所謂工於訶人。而拙于用己耶。吾不寶夫論之如是也。

與楊宜德書。唐人稱子美爲詩史者。謂能記一時事耳。至於安得廣廈千萬間。爲茅屋歌。安得壯士提天綱。爲石犀行。安得壯士挽天河。爲洗兵馬。又安在其不相襲也。故論文者當論其是與否。不必以好異夸世俗爲也。六經不以文論。後之洸洋奔肆不見邊幅。莫如馬遷。荀況之書。言辭相似者十三四。遷載趙武靈王欲與商君論變法。百餘言間。不同才數字。如傳蘇秦說六國。見魏王而曰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見楚王。又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執事能謂二人者淺狹無他有耶。書鍾陵集云。文章取足於辨理。詞有餘而意不足者。如人之附贅愈多而愈病。非有簡質者乏步驟。泛濫者夸侈麗也。蓄之厚則徑省而不浮。養之薄則亂雜而無統。不可以相能也。張元淳出其父仲通鍾陵集若干卷以

示余余見而異之曰斯文也其辨理之文歟粹而溫簡而嚴徑直而優游辨析而有體不爲虛辭濫說以取世俗之嗜好而終始曲折要必出入於仁義以扶導於教化因物寓意發爲歌詩可諷可勸可興可感至五言古風尤澄澹峻拔讀之如與幽人烈士正冠而道古使人竦然生愛敬之意表奏論議切情近事以道人之所難言與夫治亂安危之隱而未見者無不審訂規畫而反覆之凜凜乎忠義之氣溢於中而形於外者也

謁顧子敦侍郎書云文章涉秦漢而病夫六經之於道譬猶一氣之運產出萬化孟軻揚雄爲之五行四時之用蓋書道治亂興廢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絕惡歸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齋莊恭敬之心達於籩豆玉帛故其辭典而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詠於竹絃於絲故其辭婉而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從橫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取仁義法度而搥提絕滅之爲紛芒荒怪之說漢司馬遷得其汪洋峻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橫斜識不逮理歷昔魏齊梁而光沉氣寒埋藏腐蝕頹波橫流淫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厚深潤以爲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肆雄飄逸果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峯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竇旁幅李翺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斲去雕篆而拙迹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某爲鈍竊亦有志於古者側聞閣下以德行文章取名於時士之有志於道者爭出所長來箴爲駿聽於

下風。藉自增氣。不識龍門之下。可以衽草褐而一叩乎。

蘇籀

蘇籀敍穌轍子由遺言云。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案蘇氏父子皆尊孟子。此或非轍之言。疑因轍有老子注而附會之。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邱明作傳。以相發明。

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繕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之文但穩耳。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余少作文。妄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賦體。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爲文之法。

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眞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主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陽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公言班固諸敍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其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矣

汪藻

汪藻作蘇魏公文集序云。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物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敍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宏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不足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

作鮑欽止小集敍云。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粲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況凌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爲六七。靡靡然入於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黼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於經。而筆力豪放。自見於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於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於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

夫爭相讀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今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於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恨矣。

作永州柳先生祠堂記云。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二十餘年耳。談治道。流騷辭。追還三代之風。如此其速。自是踵和躡有人。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流。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幷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

呂居仁

呂居仁作遠遊堂詩集敍云。頃歲嘗與學者論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卒亦不背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如是者則可以語活法矣。世之學者。知規矩固已甚難。況能遽出規矩之外。而有變化不測乎。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眞活法也。元暉雖未能實踐此理。言亦至矣。近世黃魯直。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趨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而遠與古人比。蓋皆由此道入也。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爲詩者。果可以使人讀之。而能興觀羣怨矣乎。果可以使人讀之。而能知所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乎。爲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雖然。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君子於文有不得已焉者也。吾友夏均父靳人也。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其天才於流輩獨高。衆若不足。而均父常用之若不盡也。

潘邠老語饒德操云。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沿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宜皆詳讀。

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至也。東坡晚年敍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氣非子厚所能及也。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僻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班固敍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敍霍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曾悳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推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霶霈。無吝嗇處。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徐師川云。爲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但能知意不屬。則學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有其次句。卽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

文章不分明指切。從容委曲而意以獨至。惟左傳爲然。如當時諸侯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讓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也。

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爲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等。則須審己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止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如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卽警策也。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兼葭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人却打猛諢出也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學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劉勰辨騷云敍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此知文者也言以述志文以宣言觀此可知但其間自有遠近高下抑揚微顯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先貼於壁時加窺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於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等爲主禮記周禮及新敍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語敍尤須詳味

左氏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一段反覆再三至於辭理俱盡無復餘蘊此當深考也

醫書論脈之形狀病之診驗無一字妄發乃於借物爲諭尤見工夫大抵見之既明則發之於言語自然分曉觀此等書可見

劉知幾云敍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

爲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爲鈍人也。詳中考注解。）則明焉者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秦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於事皆再述。此於文殊費。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中。去年及口中可矣。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省句爲易。省字爲難。呂氏家塾廣記云。歐陽文忠公每爲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大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跡也。（曾於諸子學舍中。見與劉原父書。一書十數本。）

劉摯作張文定玉堂集敍云。甚哉辭之不可以已也。夫萬事異理。非言不命。四方異情。非辭不通。詩不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傳亦有之。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以君天下者。必使其臣贊爲辭而後出之。周御史掌贊書。漢尚書作詔文。此其官之見於古者。歷代因之。其任愈重。夫以堂宇之一言。行乎四方萬里之外。不高深簡嚴。不足以重王體。又欲其誠之宣。不優柔曲折。不足以究民聽。又欲其言之約。三代而上。經聖人所定。不可尚已。三代而下。作者汙隆。隨時屢變。其間承平之時。訓辭深厚。號令溫雅。有古風烈。而傾側之際。書詔所下。武夫悍卒。揮涕感動。終於享好治之譽。建持危之功。則潤色之效。豈小補哉。自慶寧至於熙寧。維仁祖恭儉寬大。英祖克篤前烈。主上長駕遠馭。略不世出。三朝政績。煥然煒煒。非尋常耳目所

能觀聽而於斯時典册告命多出公手上之仁心德意國之威福所指明布諭下昭如日星學士大夫都邑野人莫不曉然知治道之所以然雖政績固自卓越而述作之妙知有助哉至於供奉歌頌祠祝贊戒勒之金石播之樂府多者千百少數十言體制紛紛各得其度衆人不給我獨贏餘又何其富也

唐子西

唐子西論文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可不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志語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衆生衆業

晚學遽讀新唐書甌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鴆酖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近世士大夫習爲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挾大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之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

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上蔡司空書云。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概忽也。前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辭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行之於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竊觀閣下輔政。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算書畫悉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爲體。而立意造語。無復法度。宜詔有司。取士以古文爲法。所謂古文。雖不同偶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於世。宜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願也。

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祚。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既魏武之讎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收錄。惟恐其隊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

葉夢得

葉夢得云。古書多奇險。或謂當時文體云爾。然列子字古而辭平。老子字與辭俱平。偶儷音諧。略同秦漢間工於文者。而視古則稍異。乃知奇險未必皆其體。亦各自其爲之者。至孟子莊周。雄辭閎衍。如決江河。如蒸雲霧。殆不可以文論。蓋自其爲道出之。商書伊訓說命等非不平。而盤庚特異。周詩雅頌非不平。而

鴟鴞雲漢二篇始不容讀。豈非係其人乎。使西漢之文不傳後世。乃見太元。謂西漢皆然。亦不可矣。文章自東漢後頓衰。至齊梁而掃地。豈惟其文之衰。觀當時人物立身謀國。未有一特然出羣者何以獨能施之於文。至唐終始三百年。僅能成一韓退之。使退之如王楊盧駱之徒。亦不能爲矣。

許顗

許顗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

潛溪詩話云。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人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臥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爲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出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爲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舍文章。亦多以此爲法。晚年乃言之曰。詞達而已。詞至於達。則疑於不文。是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了然於心者。千萬人而不一遇也。況能了然於心與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王彥輔

王彥輔麈史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頎之列。瓊漿蔵羹之烹。新歌鄭衞之娛。日夜沈湎。與象棋六博之樂。夫所以訾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於後人。又曰。賞罰當只。尚進士只。案楚詞。今本作尚賢士只。國家爲只。尚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正者也。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勢約。案勢約原作蟄利。昉此篇終於崔瑗草書勢。云後世利。共八十五也。今改正。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美。錄解嘲。而不取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鶡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彥昇之志也。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於鷙于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或因其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多聞之益。

顏氏家訓。亦足以爲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左思爲狂。而又詆忤子雲。吾不取焉。唐柳冕常言。文章當以氣爲主。而世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爲殿試有物混成賦。其間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此有陶鎔萬物之度。後果爲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蚩。願爲軒鑒。倘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人以謂有出將入相之器。果爲名臣。

王履道

王履道答吳檢法書云。屏枉書并近詩。伏承吏事簡少。雍容文史。樂道無悶。起居休勝。感慰不已。某廢放之久。雖非幻未證。而諸幻已空。無還尚隔。而可還略盡。公獨以文何耶。少小之過。不由師授。妄作文果何物哉。向上諸聖。雖寓此以見仁義道德之意。然文非仁非義非道非德。實則辭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以言者尚其辭。辭之爲尚。欲以行遠。不工則不達。謂文曰道。吾不求工。此非某之所敢知。將求天下之工於辭者。斯則有以驗之。辭必工而可出。愈出而不窮。屈原以來。作者皆視此祕。而可操以取者。竊嘗有得於莊周司馬相如周之論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獨覺參參之逼斗。其論眞人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凡累數十句。危如易轉之丸。而屑起。曼如獨繰之蠶而不絕。相如賦大人有言曰。低昂夭矯。反以驕驀詘折隆穹。躩以連卷。沛芠赴螭。泛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如此等甚多。則夫乘雲氣御飛龍之狀。亦可想見。架空鑿堅。刊陳趨新。何其來之亹亹也。有得於此。則太史公龜筴日者傳。可識其機杼。韓退之南山詩。柳子厚晉問。不能以汪洋屈河伯。頃在京國。每以語人。固有不以爲難者。指事而擬之。率不過三數語。則重複宕跌。不復從順而識。職年來竄身荒遠。斗絕之地。意謂文人勝士所不遊。近徙春陵。有以公壺中玉如石詩相示者。輒誦剜苦掬月激電浮瀛之句。數過侏儒觀一節。若專車焉。則必枕鼓之士。某雖未多見公它作。必知公之不窮也。

作鄄城杜澤之詩集序云。詩於文章。雖止一端。而律度至嚴。資取至廣。寫景狀物之作無窮。盡天地造化

四時月星雨雪江河濤波草木華實風土之宜鳥獸羽毛鳴聲之辨耳聞而目及者皆吾詩之所取登高望遠感慨欣戚別離酬贈興寄幅轉發於人情而達於世故哀思而不傷和樂而不流要必合於理義之歸揩摭故實追詠當時之事則又欲意到辭達不類後世所作而觀者至於太息流涕若身親見之詩之工其難如此故天下之書雖山經地志花譜藥錄小說細碎當無所不讀古今之詩雖巖棲谷隱漏篇闕句衆體瓌怪當無所不講前輩長老以此用心至苦終身不以爲易謖謖然常若有所思惟恐見聞之不富句法之不逮古人也蓋專於詩者每於是李太白杜子美它文不多見於世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文冠百代其詩皆天下之奇作而言詩者終不以先李杜則李杜於詩專故也論人者以全論詩者以專全者不千一而專者吾何疾焉鄭城杜公澤之某不及見其人而見其詩精深婉約華而不綺清而不癯刊陳而趨新出險而掇奇人所甚嗇而公獨裕然擬古諸篇尤得唐人格法至於貫穿該洽熟復殫盡則前輩長老多聞博識之風猶可想見蓋公自熙寧中擢進士第及與先生長者遊至老手不釋書平居作詩不一日輟故某探言公用志之專以序公詩且以風吾黨之士工未盡而力有餘者使尚勉焉

餘師錄卷四

朱少章

朱少章云。歐公在潁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臥聽之。至藩鎮傳。敍嗟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恐不是當行家。

呂原明

呂原明雜記云。杜子美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文者載道之器。安得謂之小技。顧所用何如耳。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此說有可取焉。

潘子眞

潘子眞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簡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德逢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元法言。以準易論語。未見其敍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曰。公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表也。又云。南豐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鐺玉石。金瑰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

甚惜。瑰常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此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

劉知幾

劉知幾史通云。夫人樞機之發。聲聲不窮。必有餘音足句。其爲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

又云。李陵集有答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人所爲假稱陵作也。缺而不載。良有以焉。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按答蘇武書。梁蕭統始收之文選。班固時尚未之見。非有意缺之也。司史記李陵傳。僅附李廣後。並不載是書。知幾之論誤矣。）

又云。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也。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周書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闕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既而邱明授經。師範尼父。雖煩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大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亦時有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灞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設雀羅。此皆用晦之道也。

又云。左傳敍管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按邲戰。中軍下軍爭舟時。上軍尚未動也。此云上軍誤。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視其事矣。至王邵齊志述高季武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勇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蓋二者文雖缺略。理甚昭著。

李方叔

李方叔云。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庳高巨細。包括並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有其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逢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行之力。從吾制作之用。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口。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恭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脈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郁。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邱。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憔悴。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

昏曹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謂成全四者成全然後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踈矯僞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裕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立宮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縱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鼂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文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宋子京筆記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又云常言俗語文章所忌要在斷句清新令高妙出羣須衆中拈出時使人人讀之特然奇絕者方見工夫也又不可使言語有塵埃氣唯輕快玲瓏使文采如月之光華嘗見先生長者欲爲文時先取古人者再三讀之直須境熟然後沉思格體看其當如何措置却將欲作之文暗裏鋪羣經書了方敢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改之十分改就見得別無瑕疵再將古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作合與不

合。若不相懸遠。不致乖背。方寫淨本。出示他人。貴合衆論。非獨耐看。兼少問難耳。人之爲文。切忌麽坌。須是一言一句。動衆駭俗。使人知其妙意新語。中心降嘆。不厭諷味。方成文字也。

秦會之

秦會之示孫云。曾南豐辭陳無已、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寶籙檢討官。初呈稿。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尙氣跼。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卽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檃括。邢疾讀至有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歸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初南豐未冠。從歐陽公遊。又先以道義友王荊公。間攜士文編示歐公曰。公文不如是。反累正氣。荊公聞痛自洒濯。終不能脫。晚歲掉頭揆路。棲遲邱壑。始有蕭散氣象。然猶琢句曰。木落山林成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雖豪之士。雖膾炙談藪。而於公則未爲老成也。山谷高吟交臂老杜。至古文不自謂所長。每推無己。但云。得句法於曾太史。故荊公詩曰。曾子文章世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無己詩曰。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蓋南豐淵源西漢。無己親炙南豐。射策始西漢。而董相爲舉首。平津踵武。擢爲第一。無己雖不事舉業。而擬試二篇。論正似董。辭嚴過公孫。而乃困於頼尾。不知飽味。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而已。

范元實

潛溪范元實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爲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

山谷尙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卽莊左之優劣也。公又曰。司馬遷學莊子。旣造其妙。班固學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子多寓言。徵空爲文章。左氏皆書實事。而文詞不減莊子。則左氏爲難。子固亦以爲然。

裴度

裴度寄李翺書云。昔人有見小人之爲盜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不知其倒之之非也。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淸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

洪覺範按僧洪。字覺範。姓呂氏。後易名德洪。此以洪字加於覺範之上。蓋宋時稱僧者。類皆如是。晁氏讀書志。於覺範亦然。

洪覺範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蔡絛

蔡絛西淸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廢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時詩云。楊柳鳴

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陸士衡拔此條。前引陸機之言。後引孫綽之言。文不相屬。以陸士衡標題。疑有脫誤。

陸士衡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而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通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孫仲益云。某見前輩文字褒賞。一時名士。如東坡最多。可往往過其實。惟荊公未嘗以言假人。而南豐爲尤嚴。比見郭祥正得荊公數帖。皆稱道其詩者。中一帖云。子固之言。不知所謂。豈非足下天才超軼。尙當繩以古詩之法乎。是知祥正者。荊公所予。而南豐不予也。

張說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閨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魏文帝

魏文帝典論云。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質。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

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蘇東坡

蘇東坡與秦太虛書云。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以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可廢應舉。

答李廌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答張文潛書云。惠示文編。三復感嘆。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子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所同也。

答虔倅俞括書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

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爲治病耳若適於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

答王庠書云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凡上肉但將相調和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

答謝民師書云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

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於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吾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益於左右。媿悚不已。

答劉沔都曹書云。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敍。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元獨知之。范蔚宗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

南行詩敍云。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邪。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意。

鳧繹先生詩集敍云。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以鄙陋漢高。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

王定國詩集序云。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性之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樂全先生文集敍云。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郤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直。盡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

錢希白（按青箱雜記。馬氏昊氏俱云吳處厚撰。宋藝文志作黃朝英誤。朝英所撰。係緗素雜記。此作錢希白亦誤。希白所撰係洞微志。）青箱雜記云。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悅。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

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云。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復姓有啓謝郡守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巧。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時樞密邵公。亢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抗修注江公林並爲考試官。按蔡抗。宋史有二人。此乃蔡挺之兄抗。爲樞密直學士。非樞密院編修直祕閣之蔡抗也。江林常作江休復。判鐵院修起居注者是也。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蕭何。惟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答詳備。及賦押秋荼之密用唐宗赦受縑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法繁於秋荼。密於凝脂。然則君何出。余避席斂衽因對曰。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荼之密網。唐宗赦受縑事。出杜祐通典。唐書卽不載。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惟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這要堪作解元。

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尙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尙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每譔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盧楊遠甚。卜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麤野嘲嗤。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南山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議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胡武平嘗奉敕撰溫成皇后哀册文。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莽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驚。當熊已厲。覽者無不嘆服。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時輿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以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李宗諤案倦遊雜錄八卷。宋藝文志。及馬氏晁氏。俱云張師正撰。此云李宗諤。似誤。

李宗諤倦遊雜錄云。終愼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寢陋。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解首。其謝解啓曰。三年於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歸於韓信。又董儲郎中憋其窮。嘗有書薦於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啓納於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

張君芳湘山野錄云。眞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册。皆不稱旨。惟宋公湜深順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眞

張君芳湘山野錄六卷。宋藝文志。及馬氏晁氏。俱云僧文瑩撰。此誤作張子房。又以房爲芳。更誤。

封屬軒鼎之俄遷逮漢壇之未建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場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晏元獻公撰章懿李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係懿后奈仁宗素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佑之托難爲直致然論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曰此等事卿宜直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逮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聖意直敍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歐陽永叔

歐陽永叔歸田錄云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於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禁鼓之音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爲精絕

楊億

楊億談苑云陶穀晉開運中爲詞臣時敵人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大將馬節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

之。穀立具草以奏曰。漢北有不賓之國。山東屯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僧文瑩

僧文瑩玉壺清話云。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按夢溪筆談。宋太宗創方團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禁密使兼侍中張耆。卞貽永。皆特賜。宋史拱辰傳。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鄧氏聞見錄云。拱辰出判北京時。賜笏帶毬露金帶佩魚。以路作露。而范成大詩。台架應侵毬路暗。花書墨漬笏頭斑。又仍作路。蓋毬路是花樣之名。故錢氏蜀錦譜。有毬露錦。齊東野語。載御府臨六朝。唐人法帖。用毬露錦。本係俗呼。不必有定字也。文武近班。通一例號羣仙之樣。特承面命。越度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例。惓惓事三朝之舊俾。偕四輔之榮。奉以垂腰。既表重鏐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按江淹擬袁太尉淑從駕詩。和惠頒上笏。恩渥洊下筵。疑用此。

李翺

李翺答皇甫湜書。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二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敍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迹彰。而罕讀者事迹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

於周漢。而史官敍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敍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

又答王載言書。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智。則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濱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之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敍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必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

悄悄。愠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聖謨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咼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囉然。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

孔臧

孔臧與子琳書云。聞汝與諸友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小澗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敝。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致之有漸乎。

胡孜

胡孜漁隱叢話云。高適年五十。始學爲詩。而與李杜抗衡。正獻公杜衍。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晉魏。孰謂秉燭不逮夜遊哉。

韓子蒼

韓子蒼上宰相書云。某幼而喜爲文。至今二十年矣。於文無所不觀。始誦其言。中探其義。卒明其道。其言則自簡編以來。凡可以使人駭心動目者。皆是也。其義則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矣。故缺而不論。而獨論其道焉。夫文者何爲也。聖人所以探深索隱而化天下者也。是故神而明之者君也。輔而翼之者相也。敷而陳之者卿大夫也。而士不預焉。夏商以前。其文逸矣。然見於後世者。非伏羲堯舜禹湯之所爲。則皐陶益稷伊傅之所作也。當是時不聞有卿大夫以文顯於世。而況於士乎。彼非有所不能也。文事興於上。則在下者無事乎此也。今夫易之象象。則是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者也。詩之風諭。則是聖人所以移風美教者也。書之訓誓。則是聖人所以發號敷命。而春秋之紀事。則是聖人所以勸善懲惡者也。此數者。皆聖人所操持以爲化天下之具。則士安得預其間哉。周衰。開物成務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象而象之。勸善懲惡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筆則筆。削則削。以至移風美教之道不行。而後三百五篇定焉。發號敷命之道不行。而後百篇敍焉。凡孔子之所修。皆上述堯舜禹湯。而下述益稷伊傅。以示後世而已。非有意乎自爲文也。後之學者。不求其道。而求其義。不求其義。而求其言。求其言者。斯爲下矣。而上有不能盡。則其於道。豈萬分之一乎。嗚呼。自六經而後。文體何其多變也。其源皆出於六經。而寖失其體。是故學象象者。其流則爲論爲義。學筆削者。其流則爲傳爲記。學三百五篇者。其流則爲箴銘賦贊。學百篇者。其流則爲表啓疏檄。又於其間增之於浮誇雜之以靡麗。則文之用於下者多。而施於上者寡矣。故後世工文者。率皆

布衣窮居之士。而時君國相以是爲虛飾。凡先王所以化天下之具。至是而爲一小技爾。豈不深可惜哉。宋以文德爲治。今上睿文益高。赫赫昭昭。已高出五帝三王之右矣。又選於衆而用相公。伏惟相公以大儒經世之文。當元宰秉鈞之任。以昌言則益稷。以賡歌則皐陶。以對揚則傅說。其設於政事。則又兼前代之軌模。聳遠方之瞻聽。蓋道之不行。千有餘歲矣。於此時而吾君神明之於上。吾相輔翼之於下。則是萬世之一時也。以今準古。雖無預於文。然上既責學者以古聖人之道。而士困於餘習。不能近六經。至有漢晉之弊。有志之士咸知患此。而獨未有推言之者。某不佞。以爲當萬世之一時而不言。則古道當何時而興耶。方今去孔子已千歲。而去夏商則又遠矣。如欲恢復古道。必將自其言始。使立言者其體稍近六經。則於道或得其一二。下焉不爲漢晉之文。上焉有以助吾君吾相化天下之道。甚非小補也。

洪邁

洪邁作楚東詶倡序云。次韻作詩。於古無有。春秋時。列國以百數。聘問相衔於道。拜賜告成。責言藏事。周旋交際。蓋未嘗不賦詩。然所取正在三百篇中。初非抒意作也。蘇李河梁之別。建安之七子。潘陸顏何陶沈二謝。洞庭瀟湘之閟。池草澄江之句。曲水斜川之集。聯翩迭出。重酬累贈。雙聲疊韻。浮音切響。法度森嚴。圓轉流麗。獨未聞以韻爲工者。高蜀州、嚴鄭公、韋近、（案韋氏見於杜集最多。可指名者。恆濟見素宙偃竇班瓘有夏之晉匡贊迢等是也。不載名者。尹argument記評事贊善司直郎官侍御少府等是也。獨不見有韋近。而諸韋中惟迢自潭移韶。杜以詩往復者數四。疑近乃迢字之譌。）郭受。來往杜少陵間。有唱必報。率不過和意而已。韓詩三百七十一。唯陸渾山火一篇曰次韻而與孟東野變化上下者迺四之。（按韓詩。唐李漢編者。三百八十一首。宋五百家注。魏仲舉所集者。三百九十。

本朝顧嗣立集注．三百八十七篇．益以集外者得四百十三．此云三百七十一．恐誤．陸渾山火詩集作用韻．洪興祖云．作次韻者非是．劉貢父謂用其韻者不必次．然湜此詩不見於世．貢父何所據而云耶．韓孟聯句．見韓集者十篇．尚有有所思道與贈劉師服二篇．見於孟集．蓋居酬和詩十之四云．十聯句中．使其以工韻爲勝．吾知其神施鬼設．百出而百不窮．磊隗春容．靡紫青而戛膠葛也．自夢得樂天微之諸人．茲體稍出．極於東坡山谷．以一吟一咏．轉相簡答．未嘗不次韻．妍詞祕思．因險見奇．搜羅捷出．爭先得之爲快．滔滔乎舟一葉而杭濺湲也．岌岌乎其索驪龍之睡也．盎盎乎朝華之舞春．琅琅乎朱絃之三嘆也．翼乎鵬鷁之戛秋空也．淵乎其色傾國也．詩至是極矣．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餘師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正德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G一七一〇上 版權所有